

大地飞歌

高虹

马儿啊， 能否走出那段扭曲历史



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
歌唱家马玉涛演唱歌曲

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么一幕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的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上，当深受人们喜爱的老歌唱家马玉涛上台来，要为大家演唱她那首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时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她丰厚的女高音很快把人们领入怀旧的情境。青山在，人未老，人们无比欣慰。但是且慢，怎么回事，难道她唱错了吗？怎么歌词变了呢？台下起了一阵小小的不安的骚动，待再细听，发现确实是另一种歌词。

但其实这才是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这首歌的原貌，原本的歌词。只是它被埋藏得太久了，历史的尘土完全将它掩盖，以至于已经不被人认识甚至不被认可了。而那拼凑改装过的歌词，因为传唱太久，反倒被人们习惯的记忆所接受，所牢记，这真是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的经典案例了。

1961年，云南作家李鉴尧写了一组《西双版纳诗钞》，其中有一首短诗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，内容是这样的：

马儿啊，你慢些走，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。肥沃的大地，好像是浸透了油，良田万亩，好像是用黄金铺就。/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，没见过人在画中闹丰收。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，没见过绿丝毯上放马牛。/没见过万绿丛中中新村，没见过棕榈树下有竹楼。没见过这么蓝的天，这么白的云，灼灼桃花满枝头。/马儿啊，你慢些走，这一条林荫小道多清幽。别让马铃敲碎，林中的寂静，你看那姑娘，正在楼前刺绣。/路旁的小溪拨动了琴弦，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。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，永远随着我的马儿走。/祖国啊，我爱你多彩的风姿，我想看个够，总也看不够；祖国啊，我爱你美妙的声音，我想听个够，总也听不够。

这首短诗随《西双版纳诗钞》发表在1962年2月号的《边疆文艺》上。诗作发表之后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做过配乐朗诵的节目，那时候广播电台是最强的媒体之一，它的影响力不可忽视。当中国音乐家协会有人听到这个诗歌朗诵节目后，就把这首诗推荐给了作曲家生茂。生茂是解放军战友歌舞团的著名作曲家，他创作了大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歌曲，之前的《真是乐死人》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，之后的《老房东查铺》《看见你们格外亲》。他拿到这首洋溢着南国迷人风采的诗歌以后，也是备加欣赏，很快就谱成了这首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歌曲。生茂与歌唱家马玉涛都是战友歌舞团的战友，他的多首歌，曲调几乎为马玉涛量身定制，这首新歌也是由马玉涛演唱。她的演唱非常成功，可以说立即引起了轰动。

经过一番修订，这首歌的词曲发表在1964年1月号《歌曲》月刊上，这一版本的词曲当然是这首歌最真实的原貌。它的歌词表现的是仙境般的西双版纳，充满着浓郁绚丽的南国风情，旋律又以宽广、明亮的北方曲调为主，所以，词曲南北交汇的结果，产生出的音乐效果是既明丽又宽广的。1965年时，在生茂参加《长征组歌》的创作时，周恩来亲临指导时就指出，要借鉴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这首歌“集南北之大成”的创作经验。

这首歌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问世当年即被中国音协评为优秀音乐作品一等奖；词作者李鉴尧也获得当年全军文艺汇演歌词优秀作品奖。却没想到，在“文革”来临之际，这首歌却遭分割重组：因为要图解当时所谓的“大好形势”，江青所操控的文化掌控人，以“集体”的名义，对歌词作了几乎全盘修改。将原本是一首诗的歌词，改成了“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；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……没见过深山密林修工厂，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”的拼盘，还专门加上了“场院上男女民兵练武艺；田野里干部社员同挥锄头”劳武结合的场景。形势所迫，以后无论是演唱者还是出版者，都不得不遵照这个荒唐的“集体改词”。

进入新时期后，马玉涛在演唱这首歌时恢复了原词，作曲家生茂在结集自己的作品时，也让这首歌以原貌出版，但是“集体改词”在社会上已传布多年，相当多的出版部门甚至音乐专业部门也不辨真假，很多歌曲集以及磁带，唱碟，大都沿用“集体改词”，一般听众就更是不知其中隐秘了。

马儿呀，你是否能走出那段扭曲的历史？

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斗狠

西汉宣帝时期，著名官员韩延寿出守颍川，推行“以德治郡”。他的口头语是“邻里和睦，尊老爱幼”。韩延寿注重以身作则，动不动就责备自己。“怎么着？我这么教育你，你还犯错，看来是我做得不够好啊！都是我不好，活该被人搞！我该死，我该死！”啪啪抽自己嘴巴子。史书上记载，下属们一见，往往羞愧得无地自容。某县县尉和他身边一个职员甚至因此而自杀。一个人，能够羞愧而死，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！

后来韩延寿转任“左冯翊”，管理京城长安三分之一的地面，依然使用这一招。属下高陵县，有兄弟两人为争夺一块田产打官司。韩延寿闻听，伤心欲绝：“我作为一郡的官长，做不到以德服人，以致在我治内兄弟阋于墙。可悲啊可悲，可怜啊可怜。我要惩罚自己，谁也别拦着我！”说完，搬入政府招待所，闭门思过，拒不见人。争田两兄弟的七大姑八大姨、三叔四舅二大爷，也齐聚家中，责备二人不像话，连累这么好的官员。最后，两兄弟剃了头，袒胸露背，来到衙前请罪，并主动要求把田地让给对方。

无独有偶。东汉时，名士许荆出任桂阳太守。属下耒阳县，蒋君两兄弟争讼。许荆对二蒋说：“吾荷国重任，而教化不行，咎在太守”，子不教父之过，民不教官之惰。遂吩咐书吏，上书朝廷状告自己。史书中对此段语焉不详，只说蒋君兄弟大受感动，跪地请罪。

韩延寿和许荆这类人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循吏”，也就是清官、好官。他们的行为叫做“息讼”，即通过各种方式消除诉讼。在古代，治下息讼，是非常重要的政绩。官司少，就证明你能力强。但韩、许之流不讲道理，只讲道德，以此说服原告被告，作用到底有多大，值得怀疑。在特殊语境、特殊生态下，也许有一定效果，但让当事人瞬间就醍醐灌顶，立刻改变原来的想法，甚至羞愧得自杀，真是玄而又玄。

这么巨大的力量来自哪里？不是道德，而是威势。清末民初，天津有一种流氓，号称“青皮”，与人较量时，常以自残方式恐吓对方。不是把刀子砍向对方，而是砍自己。或者用砖头砸自己的手，砸得血肉模糊，直到让对方毛骨悚然为止。韩延寿和许荆与此异曲同工。他们的行为，看上去是迂腐，其实是在和老百姓斗狠。他们自罚的背后，是阴险的威胁。如果还不服软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我连自己的前程和生命都不在乎，我能不在乎你？不服我就玩死你！因此，当韩延寿“闭门思过”时，“一县莫知所为，令丞、啬夫、三老亦皆自系待罪”，下属们那份发自肺腑的恐惧，是难以言表的。

其实用脚丫子都想得出，那个被韩延寿训斥的小吏怎能羞愧而死呢？只有一种可能——被吓死。他在韩延寿身边工作，深知韩延寿自责的下一步是什么。

电光倒影

乔宗玉

江湖夜雨十年灯



《剑雨》海报

武侠电影《剑雨》中，僧人陆竹的一段台词：“我愿化身石桥，受五百年风吹、五百年日晒、五百年雨淋，只愿你能从桥上走过”，使得这段禅语广为人们所知。原本佛经中，一个女孩子为了能接近自己所喜欢的男人，放弃所有，历经四百年修行，化为巨石；又经一百年，化为石桥护栏；再经五百年，化作大树，为那男子遮挡了片刻烈日……电影中，“石桥禅语”改为男子对女子的表白，同样充满佛家自我牺牲精神。

我其实一直比较关注武侠片，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《笑傲江湖》《黄飞鸿》的那个高峰之后，我很久没有遇到那种出了电影院还念念不忘的武侠片了。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更像文艺片，张艺谋的《英雄》特技效果用得太多，少了传统武侠片的动作美，《剑雨》无疑是在文艺片和传统武侠片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点的作品。言情上，《剑雨》很有“韩风”，细雨和张阿生在茶舍避雨的场面，像极了韩国电影《雏菊》的开场，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无言地交融，巧的是，“张阿生”的扮演者郑雨盛亦是《雏菊》的男主角，这也是一种缘吧。而在武打设计上，《剑雨》的镜

头视角多样化，招式新颖，险峻华丽，酣畅淋漓。

我初看《剑雨》的时候，对剧情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意外。女杀手细雨被陆竹点化后，改变样貌，退隐江湖，遇到一个朴实、厚道的男人，结为夫妻，过起寻常人的生活。细雨与中国传统戏曲里的白娘子形象，是一脉相承的，本领过人，却要装得楚楚可怜。即使在西方电影中，也有类似形象，高级女特工隐姓埋名，隐藏民间，相夫教子，忽然某天仇家追到，女特工不得不重施旧时绝学，保护自己的丈夫、小孩。所以说，《剑雨》并不胜在故事离奇，见多识广的观众始终不分神地看这部电影，关键是该片徜徉了一抹久违的温情。不论是陆竹的自我牺牲，还是细雨的洗心革面，都令人感动。

我第一次为《剑雨》揪心的时候，是在银铺里，一群强盗打劫，企图杀人灭口，细雨不能暴露身分，不得不借张阿生的躯体对抗强盗，尽管如此，转轮王依旧发现了细雨的行踪。细雨和转轮王谈判的条件就是，以罗摩遗体换取自己和丈夫的安全，绝对是“御姐”啊！从前都是英雄救美人，今时今日，流行的戏码，皆是美人救“弱男”。

在《剑雨》这部影片的“戏核”——争夺罗摩遗体上，片中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态度，细雨是为了和丈夫远离江湖，彩戏师是为了疗伤，转轮王是为了重新做男人，紫青双剑是为了钱财……得知丈夫是为了复仇才和自己在一起后，细雨也不生气，她的戾气早就被陆竹洗尽，她帮他杀转轮王，给他活下去的机会，也正是这份侠骨柔情，感动了张阿生，使得他在苏醒后抱着细雨去求医。

从细雨得到重生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有着多么深重罪孽的人，只要痛下决心，也一定能获得新生。当然，这代价也是巨大的，不仅仅是整容的皮肉苦，还要有不断面对从前的仇家挑衅的抗压力、应战力，自己必须为自己曾经的罪孽买单。幸好，细雨得到张阿生这么好的夫君，即使有一天强敌杀上门，我想，张阿生一定会陪她血战到底的。

徐克的“江湖”，即“人就是江湖，你怎么退出？”；吴宇森、苏照彬的“江湖”，则按现在的网络语言，便是“姐久不在江湖，但江湖仍有姐的传闻”。细雨注定在江湖飘荡一辈子，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我们每个人都和细雨一样，也是无法逃离江湖的。

成语重组

陈长林

何驴技穷

（）驴技穷？连小学生都难不住。黔驴技穷，是标准答案，更是千古冤案。

谁若不信，尽可溯源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且看柳宗元《三戒·黔之驴》开篇：“黔无驴，有好事者船载以入”。一时派不上用场，遂放到山下休闲。老虎一见，“庞然大物也，以为神”。“驴一鸣，虎大骇，远遁”。老虎几经试探，发现此物本领只限于“蹄之”，便毫不客气“断其喉，尽其肉”，来顿美餐。

寓言所寓何意，大可抛开不谈。单是这标题，就离事实甚远。既云“黔无驴”，技穷者只能是“川之驴”、“滇之驴”、“晋之驴”、“陕之驴”，与黔无关。只因柳宗元亦“好事者”，才使贵州人蒙冤千载，欲辩无言。只要成语“黔驴技穷”还有人使用，冤案就无从“平反”。抗议也是白抗议，以雪填井，呼吁更是白呼吁，以云筑坛。

“秦砖汉瓦”本是通行说法，几乎可当建筑材料历史坐标看。考古工作者近来发掘秦都雍城制陶作坊时发现，先秦时制瓦技术已相当先进，同期方砖却粗糙易碎。故选取更科学表述，“秦砖汉瓦”应让位于“秦瓦汉砖”。不管“秦瓦汉砖”如何科学，终究无法阻止“秦砖汉瓦”谬误流传。不知贵州人是不是可凭此聊以自慰：张冠李戴古已有之，难兄难弟结伴而行，怕畸形只影单？

点金成铁

贾平凹是文坛大家，常以“雷皮”（抠门）闻名。老朋友张敏揭发道：有外地朋友到西安会他，到了吃饭的当儿，他自然要请朋友们吃顿饭。通常，他只请朋友们去吃葫芦头泡馍。饭菜端上桌子，他便问：“你们知道葫芦头是什么吗？”然后自己回答：“葫芦头就是猪痔疮。”一语既出，四座皆惊，印象虽深，胃口却倒。顿时给主人省钱不少。香港女记者来访，态度极不友善，贾平凹如法炮制，款待以葫芦头。待食近尾声，乃据实相告。女士狂吐不止，拂袖而去；平凹不动声色，镇定如常。多少美味，可快朵颐，不可说破。一旦说破，点金成铁。贾平凹故意煞风景，自有其狡黠与智慧，与考据家考证不可同日而语。

王维那首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”，小学生人人会背。服装厂用作品牌，艺人用作艺名，皆看重其纯洁美好。就连陈寅恪晚年著《柳如是别传》，也与他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港钱宅一颗红豆有关，所谓“灰劫昆明红豆在，相思廿载待今酬”，果然如愿以偿。偏偏有人考证出“刚采下来的成熟红豆，形象酷肖处于阴蒂”，叫人大跌眼镜。如此折腾一番，情诗顿成“艳诗”，红豆无非器官。谁若继续吟咏“书似青山常乱叠，灯如红豆最相思”，简直就是色情狂独白了。